

第五部 高山中的「生番」

第二十七章 「生番」的生活和習慣

我們對於「生番」的興趣——我親自和他們接觸——與船長Bax同往旅行——狡猾的酋長——社會組織——房屋——食物——服裝——文身——樂器——婚姻——道德——宗教——迷信——登次高山(Sylvia)——失望——在一座墳墓上——款待——與「番人」共渡聖誕節——破壞的影響——婦女的命運——佈道工作

無論文明人與野蠻人已經相距多麼遠，無論自從人類住在草屋中，以毛皮為衣服以後已經過了多少世代，都沒有多大關係，我們對於野蠻人的生活都有興趣；他們維持着獨立獵野的生活，剛毅地來往於平原上或穿越叢林，蔑視文明，過一天算一天地生活，凡阻止他們的慾望，或妨礙他們的不安定的意志的事物，他們都視為禍患。野蠻人的意志是「風一般的意志」，他們的魯莽和放肆是令人驚歎的。

在臺灣的原始森林中可以看到野蠻人的生活的一切光明面和黑暗面。黑色的馬來人在這些山林中狩獵鹿和野豬，不知已經過了多少世紀。據編年史的記載，已有1,000年之久了；但在有編年史以前，他們早已佔據臺灣島。除了漢人在包圍他們的地區，以有害的連珠槍供給他們以外，這些深山中的「生番」的生活和風俗，現在也還是和十世紀以前一樣。我曾經去住在他們的村落和小屋中，與他們交際了若干星期，所以我關於他們的生活和風俗的知識，都是親自獲得的。和他們相處，是常有危險的；因為誰也不能預料「生番」會在什麼時候或怎樣地顯露他們的野性；不過和他們交際常是有趣而有益的。

我登陸之後一年，曾經和英國汽船 Dwarf 號的船長作遠程旅行，深入生番地區。這位船長很想到高山中去看看「生番」。從淡水走了三天，有一批與我們友善的土人及其酋長願護送我們。他們領導我們經過許多溪流，走過許多山邊及山上，在一座高山下的冷泉傍邊停止了。我們吃了午飯之後，開始登山；可是山路很陡峭而崎嶇，完全為蔓草所掩蔽。領路的那些人不能不用長刀披荆斬棘，登山非常困難，無論怎樣勇敢的人也不能不喘息一會。我們還未達到3,500呎高的山頂以前，酋長自己也筋疲力竭了，我們不得不用一條長籐把他拖上去。那條山嶺是「生番」和漢人之間的分界線。再往前去是一種冒險，我們權衡利害，決心冒這種危險。我們割開路徑，越過另一條嶺，終於到了最高峯，我們的嚮導們大聲高呼。「生番」方面發出了回答，就有一批「生番」在下面山谷中，帶着銃、槍、弓箭而朝着我們上來。我們在下山的半路上與他們相遇；雙方各發信號，他們允許我們跟去，文身的婦孺紛紛出來看外鄉人。

黃昏時，我們在一個大山谷中，遇見幾百個「生番」坐在地上。他們叫我們止步；因為該處不見有人家或茅屋，我們就起火煮飯，搭造過夜的蓬帳。在深山密林之中，我

們圍着熊熊的柴火而唱詩篇第一百篇大衛的頌歌，爲「生番」的酋長們及其粗野的勇士們所第一次聽到，也許是最後的一次。他們是不懂什麼意思的，而黑夜的風却傳過回聲來，似乎山谷却懂得這種意思，回答說：「要以快樂的歌聲讚美上帝」。酋長們都始終默然注視我們，我們躺下時，他們圍坐在火邊。天氣太冷，我們睡不着，那些「生番」像哨兵似的，終夜守望着，看外鄉人有沒有什麼可疑的舉動。

天亮後，我們請求酋長和他的兒子帶我去看他們的住宅。經過很長的談判之後，30幾個人和我們同去。我們穿過叢林，蹣跚着被風吹落的果實前進，衣服爲荊棘所撕破。忽然聽到什麼聲音，擡頭仰視，見有一隻大鳥停在一株樹上。所有的人都驟然靜默。老酋長像貓似地爬上去，下來之後，用他的中國槍放了一槍，打下了那隻美麗的鳥，放在一隻袋子裏，由一個「生番」放在肩上帶走。我和 Bax 船長開始懷疑酋長別有用意。我們到了一塊開墾地上，酋長退回而告訴我們說：那些茅屋中有漢人，如果我們肯走過去，從外面牽制他們，他的部下可以狙擊他們，他們不能逃走。那個老壞蛋想利用我們爲獵取人頭的兇手。我們因此大怒，嚴厲地詰責他不誠實；我們遠道來訪問他，他却欺騙我們。通譯把我們的話翻譯給他們聽，他們都靜聽着，睜目顯示憤怒；然後互相談了一會，似乎怒氣緩和了。酋長承認他自己錯了，應允帶我們到他們的村落去。我們向幾乎相反的方向去，詫異地看到了一條修整得很好的道路，雖然是彎曲的，却很適於行走。我們到了一條很高的嶺上時，「生番」命令我們停止而靜默着。他們發出了一種特異的喊聲，就有回聲從一個山頂傳過來。我們走下一條嶺，又走上了另一條，看到了他們的村子，有幾百男人、女人和兒童凝視我們，若干隻半餓死的狗像魔鬼似的吠着。還有其他的狂野喧囂的怪叫聲，據說是「生番」從邊界地方帶回了一個漢人的頭，正在舉行慶祝。

「生番」請我們坐下，當我們在山谷中的那一夜我送贈過奎寧的那幾個人走過來，稱我爲朋友。我們對於他們的房屋的建築很感興趣，拿出筆記簿和鉛筆來作畫。他們注視了我們一會，及至他們明白我們在做什麼時，就激憤地互相談論。青年們跑回家去，拿了有鐵頭的長槍而再來。他們無不激昂狂怒，眼睛閃閃發亮。我們審度情勢，悄悄地放開簿子和鉛筆。他們的憤怒漸漸平息，我們試行解釋；然而任何說明都不能使他們滿意。我們由於無知，做了一種很不妥當的事情。他們有一種迷信：拍照相和畫圖畫會攝取一樣東西的精髓，他們以爲我們這種原無惡意的行爲不但會攝去他們的家庭的財運，也會使「生番」受害。後來他們告訴我們：假如我們固執下去的話，必定一個人也不能生存了。

那天晚上，我們又在那個山谷裏了，燒起火來，就有 500 個「生番」從樹叢裏出來圍坐火邊。我們送些東西給他們，由通譯把天父及爲我們而死的救主的事情告訴他們。我們一行人同唱讚美歌，唱了一個鐘頭；並且祈求聖靈使愚暗的異教徒能接受我們的福音，然後躺下安息。第二天我們又動身行走，在豪雨中過滑濕的小路下來，到了開墾過的地方。我們比以前的任何白種人都入山更深；可是從山林中出來之後，船長患瘧疾而病倒了，我們不得不雇轎子把他擡回淡水。我自己一路平安，而在回家後的第一夜却初次嘗到了寒熱病的痛苦。

這些山中有許多不同的種族，每個種族各有特殊的語言、風俗和生活方式；可是野蠻生活所有的一切特徵，却是各族共通的。他們通常住在建設在山頂或高地上的小村或村莊裏。我所見過的最大的村落有大約 700 個居民；平均的人口約 100~150 人。每個村有一村長，各種族有一酋長。酋長大抵是最勇敢的戰士，最有指揮才幹的人。他的兒子，如果是勇敢而有人望，也可繼承他的職位。酋長有絕對的權力；但他有一種議會，是由六位元老組織的，他和他們商議特別重要的事情。

他們的房屋，大抵是用木板、竹子或柳條建造的；也有用蘆草編成而塗以泥土者。他們的最好的房屋以半吋粗的藤索作地板，但並無區分或隔離。父母睡在東邊，男孩們睡在西邊，女孩們睡在南邊。一個村子有這種的房屋五、六家；有 20 家以上者就算是大村子。牆上掛着野猪和鹿的骸骨，被煙薰得很黑，作為屋內的裝飾；屋外的簷下，也有一長列這些裝飾，或是一個漢人的骷髏、有些是新的，有些是久經風吹雨打的老東西。

狩獵是「番人」的食品的主要來源。他們用銃、槍、弓箭等器具在林中打獵，獵物很多，例如野猪、熊、鹿及較小的野獸等……實際凡是有生命的東西，他們都拿來作食物。他們對於飲食並不苛求美味，如果不能得到他們所要的食物，會吃任何能拿到的東西。他們所能享受的最好的美味，是從未死的動物上割下來的一塊生肉。他們也稍事種植，大抵由婦女擔任之。3~4 英畝土地足以為 100 人的村子所應用，每個人家各有一片土地。他們所種植的有旱稻、玉蜀黍、芋、少量的甘薯及朱欒等；而草莓、李子及各種柑橘是野生的。他們所需的農具是一把短柄的鋤。

「生番」的服裝也非不美觀。一件袋狀的粗麻布衣，算是袍子，前面開着，有兩個孔作為袖子，往往從一塊以與漢人交易得來的一塊法蘭絨上扯下來的鮮艷的紅線或藍線，織入在下邊，以作裝飾。帽子是藤製的，塗以鹿或野猪的血，有時也覆以他們所打死的野獸的皮。鈕扣、珠及銅線是他們所讚美的裝飾品。婦女們有珠、貝殼及瑪瑙等很精巧的束髮帶。她們的脛上和臂上帶着好幾個銅環，白貝殼的手鐲被視為與女人的紅褐色的手臂很相配。男女都帶耳環，女人用的是一條五吋長、半吋粗的竹棒，間隔地繞以黃色的細草；男人用的耳環較大較短。這些耳環是穿過耳中的小孔而掛着的，在外國人看起來，既不悅目，也不漂亮；可是這些森林中的愚昧的番人，和歐美的貴族一般，總是為習慣所拘束。不論所穿的衣服多少，每個男人必須有一條藤編的闊帶，帶上插着一把長而彎的尖頭刀，用以割菸草、檳榔和木頭，或用以剝野獸的皮或割漢人的頭。這條帶子在缺乏食物時也很有用處；據說一種特別的絞紐或結子很能減輕饑餓者的困苦。

所有的高山生番都通行文身，這件事做得很慎重，忠實地遵照一種明確的型式。前額上畫幾條垂直的青黑短線。而頰上的幾條線一定是曲線，排列得很整齊。從耳邊到口邊畫三條曲線；在這些曲線之下有一列金剛石形的標記。其次是另三條曲線，從耳朵通過口下到另一隻耳朵。其次又是一列裝飾圖案；最下面又有三條曲線。任何得獎者在受獎日也不會比一個「生番」立着等待文身時更為得意。

他們只有兩種樂器——一種是很簡單的，用竹的硬皮製造，長三吋、寬半吋，中央割成一個「舌」，用一條線固定於兩端。這是依照口琴（Jews' harp）的原理而製造的，發出一種相似的聲音。另一種是「鼻笛」，也是用竹製造，長一呎，用鼻子吹之，同

時像吹笛子時那樣用手指調節聲音。

〔生番〕都結婚；未聞有老單身漢和老處女。然而結婚是一種社會的特權，男子非經證明有獵夫的資格，至少已經帶回了一個漢人的頭，不能享受這種權利。不過如果漢人特別當心自己的頭，任何勇敢的番人的槍也打不到的話，那麼對於曾經在打鹿、野豬時特別有功勞的人，酋長也可特別許其結婚。女孩的父母爲她作種種準備，並答覆一切合理的問題。結婚時沒有什麼盛大的典禮，祇不過以裝飾品及色彩華麗的東西裝飾新娘，然後把她送到夫家去，以跳舞、飲酒歡鬧表示慶祝而已。

圖十六 在高山中未被征服的原住民



這些〔生番〕沒有文明人及非文明人所通有的許多道德上及社會上的惡習。賭博和吃鴉片是很少的。除了在中國商人及邊界的人的惡影響毀壞了生番的淳樸之處以外，沒有聽到殺人、竊盜、奸淫等行爲。這些種族常在互相戰鬪，而都認爲攻擊漢人是正當而可稱讚的事情；但在他們自己中間則很少犯罪。若有一人放火或酗酒打傷別人，就要罰出鹿皮若干張，並設宴謝罪。

不論這些〔番人〕所有的宗教如何，概可稱爲自然崇拜。他們全無關於漢人的偶像崇拜的任何觀念或表徵。他們並不跪拜任何可見或不可見的神靈，關於最高的神當然毫無所知。可是他們也有具有某種宗教意義的節會。在收穫完畢時，他們舉行跳舞和盛宴，以表示對於天和地的敬仰和感謝。他們也相信無數的幽靈的存在及其繼續的影響，例如祖先的及偉人的亡魂。他們以一定的名稱區別靈魂和身體——ta-ni-sah 即靈魂，egyp 即身體。關於亡魂所在之處，他們的觀念是很模糊籠統的；但因爲相信他們有可怕的力

量，所以他們常很恐怖和苦惱，時時以食物和酒祭亡魂，請其降祥賜福。有一次我親自看見一個種族在舉行這種儀式。祭司舉起右手，伸着食指，衆人一齊祈禱說：「Na-e-an [天]，hang-ni-ngi-sa-i-a-ku [請使我們安心，使我們長命，使我們昌盛]；han-pai-ku [我們將要吃]」。同時祭司將食指浸入酒中四次，並且說：「Ma-ra-nai [地]，han-pai-ku [我們將要吃]；ai-mu-na-va-hi [諸位已逝世的英靈，請使我們平安]」。

有些種族每年要舉行祭祖的典禮三次。他們以爲對於祖先必須因爲他們克服了許多困難，善於打殺野豬和鹿而讚美尊敬他們。全種族的人聚集於村中的一個空場上，男人和女人挽手作圓形，圍繞祭祖的酒、饌、粟米及鹹魚；有時携手作成長列，兩個或三個頭目揮動掛在長竹竿上的旗子。這種儀式一定是在夜裏舉行的。他們向前後扭動半裸的身體，或瘋狂地跳入空中，他們的旗在照耀的火炬的光中飄着，他們始終狂呼尖叫，極爲嘈雜。

他們還有一種極端的迷信：就是非常尊重小鳥的啼聲和動作。每當他們考慮任何遠征——尤其是狩獵或獵取人頭時，總要出去，拋棒到某種樹裏去，驚動鳥兒。如果鳥的鳴聲是某一種聲音，它們飛往某一個方向，那裏酋長就無論如何不願召集戰士。他們對於縫葉鳥 (taylor bird) 的尊敬往往成爲煩惱和困擾的原因。有一次我打算登次高山 (Sylvia, 雪山)，其山峯高達海拔 11,000 呎以上。我們請好了一位酋長和 12 個「生番」幫助我們。酋長的兒子擔任通譯 (後來成爲一個基督教徒)。我們把出發的地點稱爲「營棚」。當船長 Bax 去旅行時，這是他入山最深的地點。兩個「生番」領頭先行，斬除多刺的蔓草；可是第一天我們的衣服撕破了，我們的手都擦傷得很厲害。第二天在一個高峯上，我們的嚮導們發出作爲信號的喊聲，隨即聽到了急速連接的槍聲數響，有另一批「生番」來迎接我們。他們圍繞着我，從頭到腳審視我，然後露齒說道：「你沒有辮子；你必定是我們的同宗」。

我們在他們的村中過了一夜之後，又爬過另一條嶺，在一條黑暗的山峽中走去，越過許多巖崖上看去，能看到一條湍急的奔流落在下面 200 呎的幾塊大石上。那天下午，我們已走到另一個種族的境內了。「番人」叫我們停止，排列飯團成一個圓圈，中央放一個裝土酒的大竹筒及飲酒的孟子。他們都坐下來，喝酒，放了幾次排槍。當地的種族中的 20 餘人及他們的酋長忽然帶着裝好的火繩槍而來了，他們原來一直隱密地在監視着我們的。我們的酋長發了信號，於是「生番」都把槍放下了。每個人輪流地走過來，把手先放在我的胸上，然後放在他自己的胸上，道說：「你是我們的同宗」。然後兩個種族的人員互相擁抱，面靠面那樣的飲酒互祝健康。

在第四天的早晨，我們爬登 Sylvia 山 (次高山，雪山)，覺得有趣而興奮，因爲 Sylvia 是群山中的最高者。我們迂迴曲折地爬上去，愈爬愈高。在很高處我們到了叢林中的一塊小空地上，預料明天可以爬上最高峯。從該處可以俯瞰所有的山嶺及它們中間的豁谷。四周非常繁茂地叢生着綠柏、樟腦、柑、李、蘋果、毛栗、橡樹及棕樹，而傘形的羊齒樹則威武地聳立，高至 30 呎，把葉子伸出達 20 呎。在很高的樟樹或綠柏的杈枒上上可以看見帶狀的羊齒，又有各種美麗的蘭花從樹枝上垂下來。在一邊有竹林，竹子有天青色的幹子和毛羽狀的尖頂。竹林中像網似地纏繞着多刺的籐。我們立在這個突

出的巉崖上，向上面、四周、下面欣賞奇景，靜聽從上面的巖隙中流下的一條奔流的水聲，向西方遠望，則見有臺灣海峽的水像一條很長的藍光閃耀着，而中間的許多山嶺則像靜止的黑綠色的海洋，[其圓形的波浪永遠不動]。這種景象，奇偉無比，令人驚歎。

但在極快樂的夜之後，第二天早晨却發生了失望的事情。正當我們快達到 Sylvia 的戴雪的山巔時，酋長忽然聲明決意回 [營棚] 去。他已經出去與鳥商量過了，它們的飛法警告他非回去不可。因此我們祇得列隊折回。下山時心裏雖很懊惱，却走得更快，不久就到了他們的村子，剛好趕上了一個魔鬼般瘋狂的祝會；因為當我們不在時有一個人頭拿回來了，村民正在歡樂地慶祝，與我同行的 [生番] 也得欣然參加。一個醜陋的老酋長，非常高興，狂歡亂舞，挽着我的頸子，強迫我和他口對口地同飲他的竹筒中的酒。我予以拒絕，退却而嚴厲地瞪視他，他覺得恐懼而向我道歉。我們告別時，他們堅請 [黑鬍子同宗] 再去訪問他們。在 9,000 呎高的西高峰附近的森林中時，我在一個 [生番] 的村外散步，[生番] 突然奇異地怒喊，叫我停止。我回顧尋求解釋，看見 [生番] 和他們的酋長立在相隔少許的地方，形勢兇兇，就要拔刀動武似的。我就走近酋長，放手於他的肩上，那種騷擾隨即平息了。他們之所以憤怒，是因為我立在一座古墳上的緣故。據他們的迷信，以為觸犯墳墓，一定會使他們的種族遭可怕的災。他們把死人葬在一個數呎深的孔裏，使其膝屈在胸前，死人的一切武器都要陪葬，墳上覆以樹枝和樹葉，然後大家逃開，不敢回顧，或再去修理墳墓。

我和幾個學生在那個村子過了數星期，因為連續下雨，溪澗漲水，不能通行，所以不能回到開墾過的地方。我們沒有糧食，完全依賴 [生番]；然而我們並不缺少什麼。他們把所有的及能得到的食物分給我們：例如玉蜀黍及貯藏在竹筒裏的野蜜，用旱稻釀成的米酒等等。他們很愛吃這種酒，似乎會使他們陶然微醉。英國領事 E. C. Baber 先生有一次與我們同往旅行，嘗試這種酒，說它味甚惡劣。

有一年，我和 [生番] 共渡聖誕節。有一個學生柯玖及新店的一位長老作伴。我們在新店渡河，不久就到了山中。第二天，我比其他的人先走一段路，遇見了一個背着一個孩子的番婦。當初她似乎很怕，及至我和她講話時，她纔微笑，小孩也大笑。後來她的丈夫來了，手握着刀，狀甚兇狠。番婦對他講了幾句話，他就很客氣了。我告訴他們要去訪問他們的管轄八個村子的酋長，他們自願帶我們去。我們經過蘆葦和叢林中，上山、下山、過巖石和倒下了的樹幹上而前往。他們好幾次聽鳥聲以卜吉凶，幸喜結果都是吉利的。

我們到酋長的村子時，被帶去見他。他懇切地接見我們，請我和學生住在他自己家裏，叫其他同行的人住在另一個人家裏。他們那天殺了一隻熊，拿了一塊新鮮的熊肉給我們吃；可是我們吃不來，祇好婉言辭謝。婦女們收集了一些穀，把它打下來，放在一個盤子裏踏去穀殼，然後放在一個大臼子裏以四呎長的木杵搗之成米，然後用鍋煮食。地上插着三把舊刀，作為放鍋子的架子。吃晚餐時，每人各自用木杓及手指做成一個飯團，伸手取吃煮好了的熊肉。

酋長的家是個足有 30 呎長的大房子，夜裏在兩端各燒一堆火。男人立在一堆火的周圍，女人則坐在另一堆旁邊。牆邊有五張牀搭在竹桿上。最高的一張給我用，學生們睡在相近的一張上。我們用縱木心做的燭，一支燒在完後另換一支。[番婦] 帶着初生的

嬰兒睡在斜對面的一張牀上。她仁慈而有母愛；但也是未受教育的「番人」，用一條長煙管不停地抽煙。男人們也抽煙、講故事、討論打獵及不久將到邊境去打獵和獵取人頭的計劃。婦女們在紡紗，搓麻線，談笑戲謔，和基督教國家中的姊妹們一樣。是的，姊妹們！因為救主同樣地創造了她們，為她而死，同樣以兄弟的眼光俯視她們。我們提議唱一首讚美歌「耶山之歌之一」，他們顯然很有興趣地聽着。「番人」比漢人更愛音樂。我們又唱了好幾首，並請曾經到淡水訪問過我們的酋長之子將遙遠之家及上帝對世人的慈愛告訴他們。那是聖誕節之夜；我們在沒有白種人到過的蠻荒之地，與從未聽到過救主降生之事的男女及兒童在一起，對他們講伯利恒的嬰兒，拿撒勒（Nazareth）及加爾伐利（Calvary）人耶穌的事情，不禁悲喜交集，不禁想念番人的淒慘的狀況，想念在許多基督教國家的人的機會和責任。他們在這一天都在唱聖誕節之歌：

「聽啊！天使唱高聲

報知新王今降生」（即現聖詩24）。

這些種族時常改變他們的住所。一個酋長或家長死亡時，他們不願再留在原處，而遷居於另一個地方。原來的廢址上不久就遍生了灌木和蔓草，祇因為不見有大樹，可以知道是他們以前住過的地方。他們開闢林地的方式是很特異的。他們爬到樹上，用刀砍去樹枝，然後在樹幹上剝去一圈樹皮，有時大風雨會把死樹吹倒。以後他們纔開墾這片土地，以建立村落，或用為稻田。若干種族的人口很快的減少，因而失去其獨立性，將為較優的人種所吸收。自然的繁殖不足以彌補耗損。「番人」婦女的苦役使她不適於做母親，使她的子孫不能忍受「番人」生活的艱苦。

「番人」生活的慘狀之一，是女人的境遇。最重的負擔落在她們身上。她們終日在田野中工作，夜裏把工作的成果帶回家來。她們也要去採薪，櫛風沐雨，終日忙碌，食物粗劣，還有許多其他苦惱，所以身體衰弱得很快，少女容易變成老人，在文明國的女人正是最強壯美麗的時候，她們已經是枯瘦醜陋了。已有數世紀的文明的人及基督教徒應當提倡男女平均負擔工作，教野蠻人也勿以女性為奴隸。文明社會中的人，雖然因為生存競爭日趨激烈而要增加負擔；但無論如何，總不會比番人的婦女更辛苦的。她們因此不能享受快樂，也不能應付禍患。

我們在「番人」中間的佈道工作，是與散兵戰相差不多的。我們時時到他們的村落去，以啓發感化他們，可能有些成績；然而不能名之為正式的佈道工作，現在似乎很難有更多的作為。西方的宣教師都不能常住在山中，因為那裏常常下雨，極不適於健康。語言的紛歧也是很大的障礙。最好是培養一個番人的宣教師在各該番區中傳道。現在我們只能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儘量工作而已。邊境地帶中的幾個教堂，情形還好，有些番人多少有規律地來做禮拜。我們經常和他們交際，在平常的狀況之下，不必怕他們有狂妄的行為；可是至少以這一代人而論，無論用什麼方法要感化他們時，必將遇到似乎不可克服的障礙。他們的道德生活的空虛以及他們的精神生活的愚昧，感受力的遲鈍，使得要以真理感化他們似乎是無希望的事情。何況他們的境遇極其艱苦，生存競爭極其激烈，生活的狀況也很蕭條，又有奸詐的中國商人所輸入的麻醉品為害尤大，「番人」吸食成癮，不知鑒足。在這種阻力和腐化力的影響之下，佈道工作實在是非常困難的。可是

這些障礙祇不過似乎不能克服，這種工作也似乎沒有希望而已。我們的福音已經將光明輸入「番人」的心中。他們的男人和女人已有信仰，他們的精神已被解放，他們的兇猛而衝動的性情被馴服了，他們的強烈的情慾被阻止和淨化了。若干人仍在山中努力奮鬥；若干人已進入較好的世界。這些番人在臺灣深山中火堆旁最先聽到了關於上帝和天國的福音，我深信在來世會遇見他們。